加棄美投歐？卡尼的世紀豪賭

【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】隨著美加貿易談判在今年8月宣告破裂，美國對價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徵50%的高額懲罰性關稅。面對極限施壓，加拿大總理馬克．卡尼（Mark Carney）迅速轉向，加快推動一項重塑外交與經濟方向的計畫——大幅拉近加拿大與歐洲聯盟（EU）之間的距離，重塑加拿大的外交與經濟主軸。

(PHOTO BY LUDOVIC MARIN / AFP VIA GETTY IMAGES



▲加總理卡尼(右)正試圖與歐盟建立關係。圖為卡尼與法總理馬克龍(左)於G7會晤。

建立加歐獨特聯盟

這場戰略設想的核心，在於將加拿大的經濟要素非正式地嵌入歐洲規模達 21 兆美元的單一市場。卡尼政府與歐盟執委會正密集研議一種前所未有的「獨特聯盟」（Unique Alliance）關係，雙方並在 15 日於歐洲展開會談。儘管卡尼 13 日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（TIFF）上澄清，加拿大並非尋求正式加入歐盟，但其想定做法之激進，已顛覆傳統的經濟常識。根據加拿大電視網（CTV）透露的規劃，這項想定做法涵蓋三大戰略支柱：

戰略供應鏈對接：將加拿大豐富的關鍵礦物、清潔能源、半導體原料，以及人工智能（AI）技術，優先與歐洲的供應鏈進行深度整合。

基礎設施互聯：共同鋪設跨大西洋海底電纜、興建大型數據中心，構建將加拿大能源輸往歐洲的綠色走廊。

人才與科研一體化：探討讓兩國公民免簽生活與工作的設想，並聯結雙方頂尖研究機構，打造足以與美國抗衡的科研網絡。

然而，這場戰略突圍在國際智庫眼中，卻是一場勝率極低的「歷史性豪賭」。要將一個在地理和文化上深植於北美的經濟體改造成「歐洲模式」，其背後所隱含的制度、財稅與社會抗性，宛如一場對國家基因的粗暴手術。

加歐整合的四大鴻溝

經濟結構與「CETA 陰影」：轉向歐洲意味著所有商品都必須通過高成本、長週期的大西洋海運，這將直接摧毀加拿大實體商品在歐洲市場的價格競爭力。更致命的是歐盟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。加歐雙方早在 2017 年就暫時實施《綜合經濟貿易協定》（CETA），但根據歐洲政策分析中心（CEPA）的報告指出，這項協定至今將近十年，仍有法國、意大利等 10 個歐盟成員國拒絕正式批准。一個十年前的協定都無法全面落地，卡尼如今想要尋求更深度的單一市場准入，極可能引發歐洲農民與勞工團體的強烈反彈。

政治與主權機制的決策泥潭：歐盟的超國家官僚機制運作極其緩慢，任何關於單一市場嵌入的重大決策，皆需全體 27 成員國一致同意。在當前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崛起、利益分化的生態下，加拿大的提案，極易陷入無休止的官僚泥潭。此外，這還涉及到嚴重的主權讓渡問題。要嵌入單一市場，加拿大必須全面符合歐盟法規，這意味著加拿大將退化爲一個在布魯塞爾沒有投票權，只能被動接受法規的「法規接受者」。

財稅與法規壁壘的雙重絞殺：歐盟正加速推行碳邊境調整機制（CBAM，即碳邊境稅）。加拿大支柱產業（如阿爾伯塔省的油砂工業、重工業）皆屬於能源密集型產業，一旦與歐盟深度整合，將面臨歐盟嚴苛的綠色財稅審查與天文數字的合規成本。另在數字經濟與 AI 領域，分歧更爲劇烈。加拿大長年浸淫於北美的科技生態，注重資本效率與快速反覆運算；而歐盟則頒布了全球最爲嚴格的《人工智能法案》（AI Act），並對跨國科技巨頭課徵沉重的數字稅。若卡尼強制接軌，將重創本土 AI 新創圈，甚至導致人才與資本加速向美國流失。

社會意識與民意衝突：加拿大反對黨保守黨領袖皮埃爾（Pierre Poilievre）公開批評卡尼的計畫，是「國際菁英的全球化幻想」。在加拿大當前通脹高企、住房危機蔓延的背景下，普通選民關心的是就業與物價，而非虛無飄渺的「跨大西洋共同體」。同時，卡尼所提出的「免簽生活與工作」構想，在當前的歐洲社會更是天方夜譚。歐洲各國目前深受移民問題困擾，排外情緒高漲，極難對非歐洲大型國家開放實質性的勞動力市場。

對美經濟的絕對依賴

此外，在宏觀的經濟面向，加拿大對美經濟依賴，不是一種戰略選擇，而是一種地理與歷史命定且無法逃避的絕對制約。

出口命脈與 GDP 的絕對單一性：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最新貿易數據顯示，加國對外貿易中，有大約 75% 至 80% 的出口商品直接銷往美國。這是一個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極爲罕見的單一依賴現象。相比之下，整個歐盟 27 個成員國加起來，占加拿大出口的份額僅在 5% 左右。

國民經濟的生命線：從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角度來看，出口貿易額約占加拿大 GDP 的 1/3，而其中又有八成是由美國買單。換言之，加拿大近 1/4 的經濟活動與就業崗位，直接維繫在美國的市場需求上。美國市場只要出現 1% 的波動，其對加拿大造成的經濟震盪，需要歐洲市場增長 15 倍才能勉強對沖。當美國在今年 8 月加徵關稅時，加拿大的整個出口體系瞬間失血。

資本與投資的深度綑綁：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（FDI）來源國，掌控著加拿大高科技、製造業、採礦業與金融服務業的核心股權。美加之間的資本市場是高度同頻且一體化的，這種資本基因的純粹北美化，使得加拿大企業在面對歐洲那套以銀行團貸款爲主、規章繁複的金融體系時，會產生嚴重的排斥反應。

美加共生體的微觀真相

在微觀的供應鏈結構上，美加並非單純的「貿易夥伴」，而是一個「共生在同一個經濟體盤根錯節的兩個部分」，早已超越了傳統國與國間的貿易範疇，而是在數十年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》（NAFTA）及《美墨加協定》（USMCA）的雕琢下，演化成了同一個經濟生命體。

跨境供應鏈的一體化：美加邊境供應鏈是現代工業「即時生產」（Just-in-Time）模式的極致體現。路透社針對北美製造業的深度調查指出，一輛汽車在組裝完成並開下生產線之前，其零部件在製造過程中平均需要穿梭美加邊境高達 7 次。如果卡尼總理試圖將這個鏈條的另一端對接到歐洲，大西洋海運長達數週的航程、港口的清關延誤，及歐洲完全不同的技術標準，將在 48 小時內徹底癱瘓北美汽車供應鏈。

基礎設施的物理錨定：加拿大的核心基礎設施網絡——無論是將重質原油輸往美國墨西哥灣煉油廠的 Enbridge 系統與 Keystone 管道、遍布北美的跨境天然氣管線，還是縱貫南北的鐵路貨運網絡，全都是南北走向。這些耗資數千億美元、歷時數十年建成的鋼鐵動脈，決定了加拿大的經濟 DNA 是無法通過政治意志在短期內完成基因突變。加拿大想要「棄美投歐」，意味著它需要將這些南北走向的管道連根拔起，耗費天文數字的資金與數十年的時間，去大西洋沿岸建造無數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礦石出口港。

商業文化的「同卵雙胞胎」：美加兩國在商業法規、會計準則（皆深受美式 GAAP 影響），及法律體系上幾乎是一模一樣。北美的商業文化崇尚高風險、高回報、股東利益最大化與快速資本運作。相反地，歐盟的制度設計則強調社會夥伴關係、利益相關者平衡，以及極度嚴格的預防原則。這充分說明了爲甚麼「加拿大是一個披著楓葉旗的北美經濟體」。它的血管裡流的是北美的血，它的骨架是北美的基礎設施，它的法規神經系統與美國完全對接。要將這樣的 DNA 改造成歐洲模式，其難度與痛苦程度，確實遠遠超過了應對美國關稅制裁的皮肉之傷。

以退為進的籌碼遊戲

身爲金融大師的馬克．卡尼，爲何執意推動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「歐洲計畫」？答案在於：這本質上不是一場眞正的「結構性轉型」，而是一場充滿算計的「政治外交手段」，是卡尼用來增加對美談判籌碼的「以退爲進」之策。

卡尼總理此時高調轉向歐盟，頻繁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互動，並準備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演說，正是爲了在牌局上憑空製造出一個虛張聲勢的替代方案。他是在向白宮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：加拿大並非只能坐以待斃，如果美國執意在貿易上勒死加拿大，加拿大將不惜代價，將其最核心的關鍵礦物、稀土資源，以及未來 AI 產業的主導權，制度性地鎖定給歐洲。

這項大動作眞正的觀衆不是布魯塞爾的歐洲官員，而是華盛頓的決策者。卡尼試圖透過營造「加歐戰略結盟」的假象，來引發美國內部依賴加拿大資源的商業團體（如軍工產業、科技巨頭）的焦慮，進而反向對白宮施加壓力，逼迫美國重新回到談判桌。

同時，大西洋理事會（Atlantic Council）等智庫也指出，卡尼刻意將這場與歐盟的合作包裝成「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同盟」，試圖在國際輿論上將美國的單邊關稅制裁，形塑爲「破壞全球穩定的自私行爲」，藉此凝聚西方陣營內部對加拿大的同情。

然而，這場高風險的政治外交手段，卻存在著被對手看穿的致命盲點。皮埃爾在國會的公開嘲諷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場籌碼遊戲的底牌：美國很清楚加拿大根本無法承擔切斷北美供應鏈的代價。拿一個高達 75% 依賴美國的經濟體，去威脅要轉向只占 5% 的歐洲，在實力政治的博弈中，這種威脅往往會被視爲「紙老虎的虛張聲勢」。一旦美國選擇不爲所動，堅決不取消關稅，卡尼的這項「政治外交手段」就會陷入極其尷尬的騎虎難下之境。



